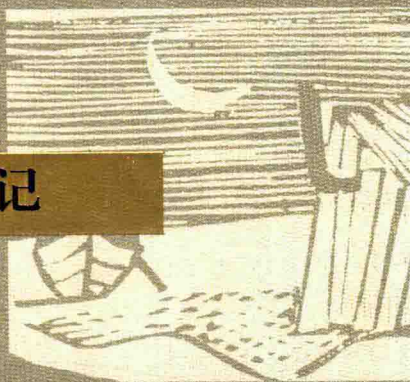


王绍培 〇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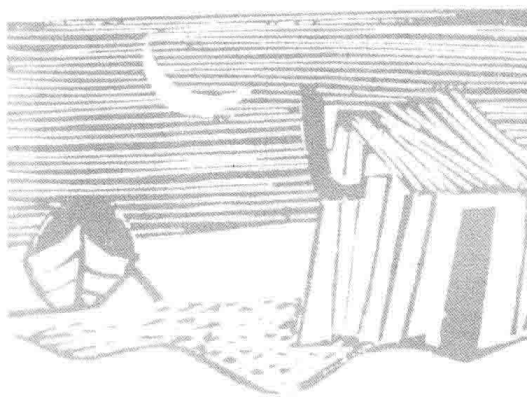
书游记



 海天出版社 (中国·深圳)

王绍培 ● 著

书游记



海天出版社（中国·深圳）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书游记 / 王绍培著. — 深圳 : 海天出版社,
2016.10

ISBN 978-7-5507-1714-5

I. ①书… II. ①王… III. ①读书笔记—中国—现代
IV. ①G7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181746号

书游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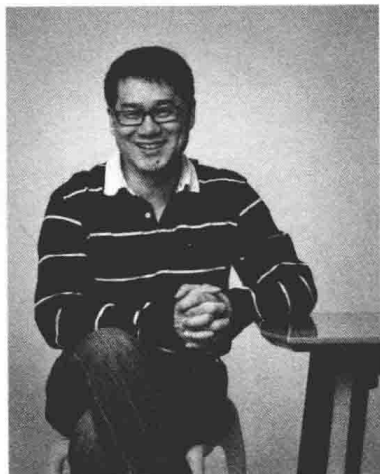
SHU YOU JI

出品人 聂雄前
责任编辑 梁 萍
责任技编 蔡梅琴
责任校对 张 玫
封面设计 李松璋

出版发行	海天出版社
地 址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综合大厦 (518033)
网 址	www.htph.com.cn
订购电话	0755-83460202 (批发) 0755-83460239 (邮购)
设计制作	深圳市斯迈德设计企划有限公司 (0755-83144228)
印 刷	深圳市新联美术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9mm × 1194mm 1/32
印 张	6.75
字 数	150千
版 次	2016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10月第1次
定 价	32.00元

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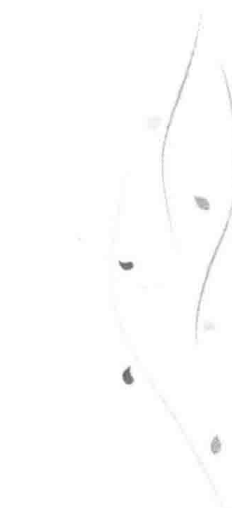
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王绍培，湖北武汉人。1982 年秋毕业于武汉大学哲学系。1994 年春移居深圳，先后供职于《街道》杂志、《深圳周刊》、《深圳特区报》等媒体。2009 年秋天发起后院读书会，倡导阅读哲学。曾出版《性感的变奏》《用梦想化妆》等著作。



前些年我在《深圳商报》“文化广场”上用“卜大道”的笔名写专栏，栏名就叫“书游记”。这些走马观花的文字当然不能算是书评，说是旅游导览也多少有些勉强，因为经常也不是面面俱到的。现在有机会把部分文字收罗到一个集子里，大致可以作为一个人的阅读史的一个案例，从中也可以看出一个时期报刊的专栏制度下文化生产的一个侧面。对于我个人，我则把它当作是一个阅读反省的机会：为什么拥有这些书，还写到这些书呢？这其实是一个我自己不曾细想、现在也不大清楚的问题。



目 录

CONTENTS

郭齐勇的《再原儒》·····	1
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	4
薛忆沩的《流动的房间》·····	6
木心的魅力·····	10
梁漱溟的世界·····	15
王小波的文字·····	19
昆德拉发现的遗忘·····	23
维特根斯坦的笔记·····	25
阿加辛斯基的《时间的摆渡者》·····	27
波普尔论图书馆·····	29
本雅明的童年柏林·····	31
艾略特的《四个四重奏》·····	33
张岱的“梦忆”与“梦寻”·····	35
克里希那穆提的《爱的觉醒》·····	37
南方朔的词语考古·····	41
杜拉的《物质生活》·····	43
易中天的新说书时代·····	45

帕斯卡尔的《思想录》	49
曼古埃尔的眼镜考古	51
南怀瑾的《论语别裁》	53
阿城的《威尼斯日记》	55
韩少功的《山南水北》	58
王樽的《谁在黑暗中呻吟》	60
杜尚这个法国的庄子	62
罗素的养生之道	64
黄永玉的《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	67
吴清源的《中的精神》	69
麦基的《思想家》	71
乔伊斯的《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	74
孙隆基的《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	77
许倬云的《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	80
徐梵澄的《陆王学述》	82
清少纳言的《枕草子》	84
罗素的《走向幸福》	87
熊秉明论诗	89
伯格的《观看之道》	92
刘义庆的《世说新语》	94
马内阿的《论小丑：独裁者和艺术家》	96
杜维明的《〈中庸〉洞见》	98
贝克特的《等待戈多》	100
米切尔的《伊托邦》	102
辜鸿铭的理想女性	106

李渔的美人·····	108
加藤周一的《读书术》·····	110
证严法师的智慧之缘·····	112
吴学昭的《听杨绛谈往事》·····	114
张大春的《聆听父亲》·····	116
葛拉西安的《智慧书》·····	119
村上春树谈跑步谈什么·····	121
波兹曼的《娱乐至死》·····	123
张爱玲的《小团圆》·····	125
波德里亚的《冷记忆》·····	127
泰勒的《现代性之隐忧》·····	129
柯艾略的《牧羊少年奇幻之旅》·····	131
法拉奇的《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	133
马里诺夫的《柏拉图灵丹》·····	135
费曼的《别闹了，费曼先生》·····	137
余华的《活着》·····	139
戴森的《宇宙波澜》·····	141
郑逸梅的《艺林散叶》·····	144
罗大佑的《童年》·····	146
莫洛亚的《生活的艺术》·····	148
德波顿的《旅行的艺术》·····	151
博尔赫斯的《八十忆旧》·····	154
江本胜的《水知道答案》·····	156
芥川龙之介的只言片语·····	158
布罗茨基的《文明的孩子》·····	160

韦政通的《中国的智慧》	162
舒国治的《理想的下午》	164
艾尔金的《自求简朴》	166
陈撷宁的养生经	169
杜尚的“以无厚入有间”	171
李渔的睡眠养生法	173
凌志军的“康复九策”	175
李欧纳博士的《wabi-sabi》	177
书评三则	179
一句话书评	184
小津说他是卖豆腐的	186
娱乐时代的娱乐性阅读	188
王若叶的《用年表读通中国文化史》	190
解决问题终归是最重要的	192
关于禅净的一点随想	194
有关“礼乐”的阅读札记	197
人是全部演出的总和	199
昆德拉的哲学琐屑录	201

郭齐勇的《再原儒》

读《熊十力思想研究》，令人感到熊十力的人格对于他的哲学具有这样的意味：如果他不是这样生存着，那么他的哲学就是大可怀疑的——而这也正是一般儒学的一个关键特征。

五四以来，中国绝大多数思想家都环绕救亡图存、发奋图强这么一个中心目标来开展他们的哲思，在这一点上熊十力也不例外。不过，熊十力与许多思想家的一个重大差别在于，当别人旨在追求国家的强盛时，他追求的是精神的强盛。具体地说，有关国家的强盛，人们容易归纳出许多普遍认可的标准，找到实现这些标准的有效手段。这种急功近利的动机，使西学成为那个时代的热门，并依然是今天的显学。熊十力对此显得不以为然。他的不满与叛逆通过种种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比如说，他并不以为当年北大的那些西装革履的教授真有什么学问，他对知识界广泛存在的浅薄与媚俗抱有一种深度的轻蔑。进一步地，在一片几乎可称为“科学崇拜”的氛围中，熊十力强调科学的有限性。粗粗看上去，这似乎是一种中西之争。在当年乃至今天的学术界，往往被简单地定性为中西之争，而且，它似乎不可避免地带有哲学上的民族主义的意味。在另一

些时候，人们又把这种思想上的分歧定性为古今之争。但是，这类定性注定要被熊十力彻底思考的精神所超越。熊十力对他的学说及目标具有高度的自觉性。他一生重复得最多的话是：

“吾学贵在见体。”如果说，海德格尔曾以“存者的被遗忘”这一神秘短语表示他对精神界的忧思，那么，熊十力的“吾学贵在见体”则传达出他的骄傲，而且，似乎是对海德格尔的一种奇特的响应。透过海德格尔，我们较易剔除加诸熊十力身上的那些局限性十足的把握。海德格尔与熊十力都是直面人生问题的，也是直探哲学本原问题的。他们的哲学使命是在本体论的意义上重建主体精神。因此，海德格尔的批判锋芒理所当然地要指向现代的、科技的、日常的、现象的种种，而熊十力由于他所处的国度，所拥有的文化背景，他的锋芒也就指向了西方的——而这一点，实在是只具有附带的、从属的意义。也就是说，当熊十力要“重立大本”、探究“宇宙之基源”“人生之根蒂”时，他并非要“立东方之大本”，“探东方人生之根蒂”。作为一个纯粹的哲学家，他的深思是关系到一般人类的。

我们可以认为，熊十力的学说潜伏着一个这样的主题：本体的东西与现象的东西谁主谁从？看上去这与熊十力的诸多“不二”之说相违背，但他显然把本体摆到主导的位置上。我还想，假如我们有机会向熊十力请教一个这样的问题：建基于本体论上的主体精神与事功层面上的现代化大业谁主谁从，他会如何作答呢？他习惯于用传统的“范式”讨论问题，我们可以把上面的问题转换为内圣与外王的关系问题，猜测一下，也

许熊十力会把内圣摆到主导的位置上。由内圣而外王，这是一般儒家的思维进路，而这一思想也确乎触及往往会出现、几乎可以说是一种日常状态的“存在危机”与“形上迷失”：有现象无本体，有外王无内圣，有事功无精神，有物无我。在这个意义上，那种认为熊十力的哲学体系是针对“存在危机”与“形上迷失”而营构的看法，确乎是相当有价值的见解。也同样是这个意义上，海德格尔与熊十力愈来愈具有现代意义。

这样一位伟大的哲学家，其命运却与某些天才艺术家相似。他们生前通常是落寞、潦倒的，死后更要尘封相当时间，但这一切又似乎是为一个隆重的重新发现的节日所做的必要准备。在那些参与发掘、发现的工作中，郭齐勇先生的《熊十力思想研究》凸现了具有思想浮雕意义的熊十力。这本书不仅详尽地再现了熊十力的种种思想，而且遍伏着许多可以发挥出去的学术契机。

“再原儒”是作者的命题。熊十力曾有著作名之为《原儒》。我们不要一概而论地把回护传统视为保守，正如我们不能一概而论地把范式革命视为进步一样。学术命题的意义，往往取决于它们与时代的关系。在一个生活空心化、时间失去历史性的时代，我相信“原儒”及“再原儒”这类面容沧桑的词语表达的是深厚的历史感、对历史的尊重，以及尝试紧紧抓住存在之根的决心。

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

央视曾有一档“鉴宝”节目，其中一个环节就是请专家估价。专家为某一门类知识的系统研究者，他的判断一般比较权威。

文学史的写作某种程度上就是“鉴宝”。当然，跟文物的鉴定估价比较起来难度是大多了。这是因为有主观性，或者叫“历史的局限性”。文物的知识谱系大致是客观的，文学的知识谱系怎么客观呢？这常常需要先“垫付”大量的时间成本，再慢慢“回购”客观的真实。但这一特性正好是文学令人有兴味的地方，它给“重估”留下了非常宽的余地。

在一个时代，终归有人被高估，同时势必会有人被低估。我们在看见被当世乃至当时的批评家一致叫好，或者一致叫不好的时候，如果能够想象到后世的评论家也许有另一套见解，那对于心灵自由无疑大有补益——有时候便可以在心里略微盘算一下：这个谁，可能是被严重高估了吧。

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1961年出了英文版，44年后才由复旦大学出版社首次推出“中文简体字版”。出版的“时间差”使人油然有一点“重估”的感觉，其实只不过是“他

估”。1980年后，断断续续地传来这部小说史的只言片语，其中流传得比较广的似乎是关于张爱玲、沈从文以及钱锺书的内容。不知道是不是跟夏志清的“他估”有关系，这几个作家的小说一下子流行起来。顺便说一句，我在1981年元月以7角8分钱买来人民文学出版社的1980年11月版的《围城》——钱锺书在重印前记里提到哥伦比亚的夏志清——很快就在班上向同学推荐几至普及，是个人阅读史上值得记载的一桩事件。

夏志清同时高度评价的还有左翼作家张天翼，我在语文课本上读到过他的《华威先生》，在电视上看过根据他的小说改编的电影《包氏父子》。夏志清说，“他大多数作品，对中层、上层加以讽刺，可是悉能超越宣传的层次，进一步达到讽刺人性卑贱和残忍的嘲弄效果。这种道德上的‘视景’，尽管和左联的社会分析相呼应，实际上是作者才华高人一等的明证。”另外，在该小说史的附录部分，夏志清对他在书中没有提萧红大表后悔，因为她的书，“将成为此后世世代代都有人阅读的经典之作”。

文学史的阅读无非要搞清楚谁是好的，它为什么好，根据什么理论说它好，为什么某个时代湮没无闻的作家在另一个时代会大放异彩，还有相反的情况。进一步，我们还能大致揣度什么样的文学史家是比较好的，他大概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他依凭的价值体系较具永恒性——因为这一体系洞悉了人性的根本，能够呈现伟大小说的典范和法度。

如此说起来，阅读亦像是帮助我们养成一种能够一眼鉴宝的眼光，使我们能够凭自己的眼光重估价值而已。

薛忆沩的《流动的房间》

薛忆沩的小说跟我们惯常读到的小说很不一样。它几乎没有故事。他的小说人物大部分都是在心理活动中出场的，或者说，小说呈现出来的场景、人物、事件等，是被某一个人意识到的场景、人物、事件，它们都是在意识流（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意识流）中出现的，而这些场景、人物和事件大致上都是司空见惯的。如果绝大多数小说都写故事，那么薛忆沩的小说写的是意识。一般小说家把“所指”作为书写的对象，而薛忆沩的描写对象则是“能指”。鉴于心理活动在他的小说中占据比较大的比重，我们或者可以把这种小说称为心理小说。

我们不断读到一些人的心理活动：税务员的、冥思苦想者的、会议主持人的、那位最后到会的代表的、年轻的哲学家的、出租车司机的、钟表推销员的……所有这些意识流中呈现的都是一些琐屑的、陈旧的、紊乱的状态以及多少有些恍惚的神情。或者这些状态和心里应该有一个共名，那就是日常生活——薛忆沩更多地描写日常生活，而回避非常生活。这不是一种令人心安理得的日常生活，而是一种被意识到缺乏人生意义乃至生命趣味的日常生活，于是几乎所有人都有某种不安、

烦愁、心思。然后，无意义的日常生活不断闪现的过程中，总是会出现一些决定性的事件：在税务员那里，出现的是大病一场；在冥思苦想者那里，出现的是“有人将死”；在会议代表那里，出现的是摩托车驾驶员的老婆之死；在年轻的哲学家那里，出现的是时间或爱的可能性……一堆片断的日常废墟上面，哲学的那些形上命题浮现出来了。事实上，日常生活缺乏的人生意义正是在这些哲学命题的映衬下才被意识到的。

因此，这些小说所描写的是心理转折的过程，是意识的惯性被逆转的情景，是人生意义的“遮蔽”与“去蔽”。这些小说中的人并未发现人生的意义，但发现了日常生活缺乏人生意义——甚至发现自我缺乏自觉意识。这一点在《出租车司机》中表现得非常充分。如果不是一场车祸夺去了出租车司机妻子和女儿的性命，那么他就不会发现自己早就失去了感知日常生活细节的能力。重大事件会洗刷一个人的意识，恢复他的感知能力，并使他开始“决定”自己的生活——这些当然是哲学的话题。

薛忆沩对语句中的哲学意味有浓厚兴趣。我甚至猜测，很有可能是先产生了一些意味深长的语句，为了使这些语句能够被读者看见或者被意识，薛忆沩才“事后”虚构一篇篇小说，安置了这些句子。收在《流动的房间》最后面的这篇小说《通往天堂的最后那一段路程》，简直就是一篇总体性的哲学论文。这篇小说几乎对所有基本命题都发表了见解——比如祖国、历史、生命、艺术、罪孽、革命、财富、名声、自由、记忆、神

性、爱情等，那种别具一格的阐释，不断地出现，然后被编织成小说，是一篇智性的文本。

但是，这样的文本到底又不是哲学的。如果是哲学的，那么它势必要求有一种相对明确、坚实、周延的界定。这样的界定可能是乏味的。在能指与所指之间，薛忆沩并不喜欢那种严格的逻辑上的一一对应关系，他显然更喜欢敞开的关系，一种可能的解释，这是诗兴的解释，灵动而不明确，但又是非常可能的。比如说，“‘陌生’是他激情的向导，而‘祖国’只是一个令人厌倦的情人。”这样的句子当然不是“哲学”，因此它并不诉求“正确”。

跟那些对“故事”感兴趣的小说家不同，薛忆沩对“怎么讲”或者说“怎么写”更感兴趣。认识到文本的价值高于故事，这是一个小说家成熟的标志，而这显然对任何小说家来说，又是最困难的。薛忆沩有强烈的文本的自觉，文本是他的情人，而故事甚至意义都未必是。我猜测最令他神魂颠倒的是那些语句的出现以及对于这些语句的接纳。他对词语、句子有特殊的敏感。他写作的过程，大概是一个沉醉于编织语句的智力游戏的过程。比如这样的语言：

冬天的公园像天堂的遗址，只有一些性格孤僻的人在里面走动。当这位现在还没有到会的代表捡起这只剃须刀的时候，他把它当成是在孤独的人们之间传递的火把。可是他没有把安再传递下去，传递给另一位孤独的人了。（《那位最后到会的代表》）